

賞春

這個春天注定非同尋常，因病毒的侵入而變得安靜了許多。儘管如此，大家還是熱烈地翹首以待春天的到來。每到春天，我就恨不得抱花在陽光下四處奔跑。今年雖不能去公園踏青賞花，也不能呼朋喚友一起去武漢大學看櫻花，但是春光豈能辜負，至少我們還可以在自家門前看花開，再不濟，還可以雲賞春。

聽聞春的消息，上下班時我就每天在小區某條偏僻小徑繞行了，因為那裏有一片花樹，花兒次第開放，能遇見春天。

昨天我看到在枝頭朵朵白玉蘭，都快要敗了，已枯萎發褐。想起張愛玲說，「唯一高大的樹木是白玉蘭，開着極大的花，像污穢的白手帕。」污穢的白手帕應該是指花敗時的樣子，是很貼切。於我，哪怕這些玉蘭快謝了，也只有戀戀不捨，哪敢有半點嫌棄。還好有辛夷接上，紫色的辛夷正含苞待放。紅色的茶花開得興高采烈，煞是熱鬧。那邊還有幾株紫葉李，也開了，小朵小朵的花美得惹人憐，我小心翼翼地撫摸着它們純潔花瓣，簡直想去親吻，像親一個新生兒。



梅莉是我見

樹下一叢叢三葉草，翠綠清麗如新，看得我幾乎動容，久違的綠意！蹲下來，在三葉草中仔細尋找四葉草，據說找到了就能獲得好運。說實話，以往的春天，我根本不在意它們，不成片不成氣候，僅幾株樹而已，我有大片大片的花樹可賞呢，還有很多很多的公園可往。有得選時，誰不想要最多的最好的。

小區看到的是春天一角，一花一葉知春。這個春天，還有一個正確的打開方式是雲賞春。春天就住在朋友圈裏。江南的朋友發來一組柳芽照，柳枝已冒芽，柳葢鮮嫩又可以入盤了。垂柳在河邊一字排開，遠看黃綠黃綠的，如一道清新素樸的簾子。南京的朋友拍了春天的玄武湖，題為「梅紅柳綠玄武湖」，紅梅配綠柳，卻無衝撞之意，畫面和諧靜美。令人想起古詩詞裏的春天模樣：「碧玉妝成一樹高，萬條垂下綠絲絛。」「疏影橫斜水清淺，暗香浮動月黃昏。」雲賞春，亦身臨其境。

雲賞春只是暫時的忍耐，相信「待到山花爛漫時」，我們在叢中笑的美好時光已指日可待。



柏林漫言余逾

整個歐洲疫情狀況惡化，最先買不到的東西當然是口罩。口罩脫銷彷彿已經是有些久遠的事情了。想起我滿柏林到處買口罩，最後一批卻因為德國郵政停止郵寄中國的服務而留了下來。這一批口罩，成了現在最珍貴的物資。

只是，基本上還沒有什麼機會用。要知道，在柏林大街上戴口罩需要的勇氣，比面對病毒感染，要多得多。有人是這樣形容的，在德國上街戴口罩，彷彿就像你去一個天體裸浴浴場穿游泳衣一樣，格格不入。

最近總是有朋友關切地問我缺不缺口罩，要不要給我寄點。我都有點哭笑不得。我說我有口罩，好像用不上。這些天來，時不時有送快遞的工作人員，他們每天接觸很多人卻沒有口罩，也是蠻危險的。於是我會試探着問一下他們需不需要口罩，有需要的我便會拿一些送給他們。

下一樣缺貨的便是帶有消毒成分的洗手液、消毒水之類的東西。自從政府

關於物資

和媒體宣傳勤洗手，藥店和百貨公司裏但凡寫着「殺病毒」字樣的濕紙巾、免洗搓手液和消毒噴霧這一類的東西都被一搶而空。最開始還會留下幾個被人「嫌棄」的只寫了「殺細菌」而沒寫「殺病毒」的瓶子，到後來整個貨架都空了。

由於進貨速度有點跟不上，店員們被顧客問到有沒有這樣那樣的產品時，他們都略表歉意地告訴顧客每每周幾是上貨時間，可以當天早上來看看。於是在那幾個特定的早上，商店開門前便會出現等待的人們。不算多，十來個吧。商店一開門，剛上貨的幾十瓶消毒洗手液便立刻被搶光。德國人也不貪心，只要能拿到一兩瓶就夠了，也不會囤太多。收銀員遇到偶爾有多拿了幾瓶的，便會客氣地提醒，一人限購兩瓶。

超市裏最先空的架子，毫無意外的，是廁紙。至於為什麼是廁紙，我讀了一些各種解釋的文章，感覺依然不是很透徹。而大多數的德國人囤廁紙，可能都跟我一樣吧，別人都在囤，那我也囤點。

超市裏每天都會空但每天都會補貨的，是意大利麵和罐頭。每次走到這個貨架，我都處於一種糾結的情緒中。一

方面來說，這是最合適的食物儲備，但從另一方面講，我們家吃意麵，可能是一個月一次的頻率吧。囤多了萬一用不上，我們是不是得連着吃幾個禮拜的通心粉？於是，我默默地去中國超市，囤了一箱即食麵。還有一個極具「華人特色」的囤貨方式，同時也說服自己相信可以提高抵抗力：魚、蝦、螃蟹、鮑魚、海參、花膠……或是冰凍或是乾貨，應有盡有。

還記得德語課的老大爺給我們發的物資儲備清單，我大致看了一遍，基本上都是我們平時不吃的食物。清單上的儲備電池、柴火，甚至煤炭，以及大量的瓶裝水，把德語課堂上的同學們都嚇了一跳：會到斷電停水的地步麼？

老大爺哈哈笑了起來：「斷電停水應該還是不至於。這是德國戰時的儲備清單，幾十年沒有更新過了。」

熬不住國內父母的反覆催促，總算我們也去囤了一大箱不易壞的食物：泡麵，防腐牛奶，麵粉，米，水果罐頭，餅乾，維生素……發了一張「囤貨集體照」給親友們，他們總算放心了。然而我卻開始擔心了，這麼多囤貨，什麼時候才能吃得完啊？

我的三姨母——清明的懷念

小時候的生活場景，七八十年後，還能活生生地從腦子裏顯現出來，我又成了幼年時的我。我簡直懷疑這是我自己幻想出來的，或是我自己編纂出來的。但細想想，真的是事實，清晰如昨。這也許就是上了年紀的人，容易忘記的是眼前的事，最忘不了的卻是小時候的事。

我的幼年是在隨父母住在北京南城、外婆家的一個不大不小的四合院裏。外婆家有兩位姨母，是母親的兩個妹妹，我管他們叫二姨、三姨，還有一個舅舅。那時只有二姨出嫁了，但不時還回家來，三姨和舅舅那時還未婚，和外婆住在四合院的一排正房裏，父母帶着我住在東屋。

外婆家沒有小孩，就讓我和他們住在一起，後來又把小表弟（二姨的孩子）接來和我作伴，我們兩個孩子由三姨管。三姨是一個非常勤勞，也是一個非常愛整潔的人。記得我和小表弟每天在院子裏玩耍，回到屋裏，三姨必定要給我們洗手，還教我們怎樣洗，才能洗乾淨。從那時起，我就養成洗手的習慣，直到現在。每天晚飯後，特別是夏天，三姨都要給我們洗澡，衛生間裏有一個大澡盆，在裏面洗完澡，一定要給我們換上乾淨衣服。也是從那時起，我就養成洗澡的習慣，在長大後的生活裏，無論條件多麼艱苦，我每天晚上都要端一盆水沖身。

三姨是一個非常勤快的人。每天早起，她都要把每間屋子打掃得乾乾淨淨，然後就開始準備全家人的三餐，母親也幫她做。三姨持家很注意節約，但她每頓飯都換着花樣做，大家都喜歡吃。給我印象最深的是，



人生在線言青

每天晚上睡覺前，她還要把全家人的茶碗、水杯，都用開水沖洗一遍，讓我幫她做這件事。直到現在，我還學着她每天把屋子收拾整齊，把家什擦洗乾淨。我的女兒也學着我，從小養成了這個好習慣。

那時三姨還給我一個任務，就是給我們的大花貓做貓食。我很願意做這件事，把貓魚剁碎，拌在米飯裏，大花貓非常愛吃。牠特別喜歡我，總跟在我後面跑來跑去，晚上還上床鑽到我的腳下呼呼睡大覺。

幾年過去了，三姨已經三十好幾了，還沒出嫁，大家都為她着急。後來經人介紹，作為續弦，嫁給一個年紀已不小的老頭，是當時政府裏的一個高官，其前妻的兒女都已成人，生活奢華。三姨嫁過去後，和這個家庭格格不入，心裏煩悶不已。北京解放前夕，他們一家要去台灣，也要三姨隨行，三姨一口拒絕，從此婚姻破裂，各奔前程。

後又經人介紹，三姨與一位印刷廠的工人結為連理。這位工人師傅誠懇老實，待人很好，我們都很喜歡他，後來三姨和他有了一雙兒女，日子雖然清苦，但過得和諧幸福。

我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駐外使館工作，記得臨行前去看望三姨，三姨送我走出大門口，我回頭一望，她正在眼淚汪汪地望着我，誰承想這是我最後看她一眼。後來我在國外得知她因病去世，我沒來得及回去和她作最後的告別，成為我終生的遺憾。但最後的那一眼，她那高挑的身材，慈祥的面龐，微笑着但又含淚的眼睛，卻至今留在我的腦海裏，永遠揮之不去。

人定勝天，還是天人合一？



維港看雲郭一鳴

網上流傳一段視頻，日本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在一個會議上發言時表情非常不滿，筆者請教「日本通」老Y，他說麻生出生顯赫有名校教育背景，但說話風格很接東京街頭地氣。我根據老Y的解釋查看新聞，原來是三月二十四日日本眾議院財政金融委員會會議，有在野黨議員提出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，日本是否在G20框架下支援意大利、西班牙？麻生回應說，二月底在沙特利雅得召開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，他已經說過同樣的話，但當時沒有一點反應，那時候歐洲認為「我們又沒有感染者」。在一周後G7財長電話會議上，意大利代表直言「這（新冠肺炎）與我們無關」。麻生在這段視頻中說「這話是誰說的？不是你（意大利代表）說的嗎？」在場不少議員都笑了。這段視頻表明麻生認為日本向歐洲國家伸出援手是自作多情，同時也可解釋為何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國肆虐兩個月，歐美國家卻沒有做好防疫準備的原因，那麼就有另外一個問題，歐洲疫情是否需要幫助？誰來幫助？誰是這場抗疫戰爭領導者？

新冠肺炎大舉攻陷歐洲，意大利、西班牙、法國成為重災區，意大利確診個案超過七萬四千多宗，死亡人數達七千五百多人，成為目前為止全世界因感染新冠肺炎死亡最多的國家，西班牙有四萬七千多人染疫，當中有四千多名醫護人員，死亡人數達三千四百多人。實際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公共衛生系統已經無法承受疫情的衝擊，醫護人員、醫院設施、醫護用品乃至停屍間都嚴重不足，電視畫面



三月二十五日，美國紐約有「劇院區」之稱的第四十二街空蕩無人

所見慘不忍睹。但是歐盟其他國家，包括德、法、荷、瑞士、奧地利等，連同英國，染疫人數分別在五千人以上至數萬人，封城封國，人人自危，歐盟公共衛生系統明顯無法應對。

美國疫情急劇惡化，特朗普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，全國大約一半人口受居家令影響，確診人數六萬五千多例，紐約州佔接近一半，州長科莫形容該州疫情擴散速度如「子彈列車」，感染人數每三天倍增。紐約州已實施居家令，關閉所有非必要的商店，科莫稱當地醫院床位不足，呼吸機短缺嚴重，公開批評聯邦政府支援不足。有專家預計，紐約州疫情還有兩周到三周到峰值，屆時需要十四萬張病床。曾經表示會資助其他國家抗疫的特朗普，現在卻希望韓國能向美國提供抗疫物資。

如此看來，世界上最先進的西方國家都自顧不暇，遑論領導全球抗疫，而世衛組織雖然落力領導抗疫，卻明顯力不從心。這是這場防疫戰最令人擔憂之處。至於疫情爆發初期承受巨大壓力的中國，在全球抗疫的角色

開始發生轉變，隨着疫情全面緩解，全國各地逐漸恢復經濟活動，最嚴重的武漢也開始局部解封，近日更派出多支醫療專家隊伍赴意大利、柬埔寨等國協助當地抗疫。有一個小插曲，日本某縣月前曾經向中國友好城市支援一批抗疫物資，日前當地疫情告急，希望中國友好城市如有未用完物資能夠退還給他們，中國友好城市立即以十倍數量，將物資寄到日本。體現中國人「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」的感恩文化。

這是一場人類與病毒的世界大戰，病毒無處不在攻城略地，但人類卻沒有統一的指揮部，布不成陣，全球公共衛生系統漏洞百出，到目前為止，只能國自為戰、城自為戰、人自為戰。此刻全球戰火漫天，戰鬥未有窮期。此役對人類教訓深刻，與其各國尋求對全球防疫防疫體系進行修修補補，倒不如我們每一個人都進行反思，人類與自然的關係究竟出了什麼問題？究竟應該堅持「人定勝天」的理念，還是要重新理解「天人合一」的涵義？

邊走邊看邊影



HK人與事魯力

散步本來是最簡單的健身運動，但平時人們總是懶得動一下。現在，一宅家幾十天，哪裏都去不了，於是飯後散步又成了不少人的習慣。許多人近來待在家裏時間多了，覺得無聊，時間沒地方打發，這是人間下來了，但是心還沒有閒下來。只有心閒下來了，才算真正得閒。只有心閒下來了，你才能真正體會到宋代詩人米友仁的詩境：「郊外春和宜散步。百花枝上初凝露。福地神仙多外府。藏奇趣。」

米友仁，南宋書畫家，官至兵部侍郎，為宋代著名書畫家米芾長子。書法繪畫皆承家學，父子皆稱絕一世，故稱「大小米」。米友仁精於名家書畫鑒別，宋高宗每得書畫名蹟，均請他鑒定。《古今畫鑒》說他：「能守家學，作山水清致可掬，亦略變其尊人所為，成一家法，煙雲變滅，林泉點綴，生意無窮。小米山水，點綴雲煙，草草而成，不失天真風氣，肖乃翁也。」他的寫生題材多為煙霧瀟灑的江南山水，叫作「墨戲」。米家父子兩人

共創了名畫《米家山水》。開卷便是濃雲翻滾，隱現出遠山坡腳，隨着雲氣的飄動變幻，重疊起伏的峰巒影影綽綽地展現於團團白雲中。筆與墨的有機結合，使米氏雲山兼具滋潤和沉鬱的特色。

進入半退休狀態後，每天散步兩至三次，每次半小時，每日走萬餘步已成為我的生活習慣。只要每天認真地走三十分鐘以上，就足以使人受益多多。乾隆是歷代皇帝中壽命最長的一位，享年八十八歲。他的養生歸納起來有十六個字：「吐納肺腑，活動筋骨，十常四勿，適時進補。」其中的頭兩條就與散步相關。散步不僅可以促進消化，在野外呼吸新鮮空氣，還能補腎強腰，提高身體免疫力。俗話說，人老腿先老。散步第一個好處就是鍛煉腰腿，促進下肢的靈活。中醫認為，腰為「腎之府」，腰好自然腎就受益。腎主骨，所以散步還能有效地預防骨質疏鬆。走路能增強心血管的機能，促進血液循環，預防心臟病，降低血壓。走起路來，最立竿見影的效果就是排便通暢。脾

胃是後天之本，有了良好的脾胃功能，身體才能更好地消化吸收，並且益壽延年。

兩年前，我們搬到了愉景灣，這裏人少，房子密度低，私家車等一應車輛不可進入，空氣好、環境美，是香港的生態環保區。這裏靠山海面，早被港人視為遠足勝地。無論開時或假日，經常有不少人上山健步，取道梅窩或東涌，以愉景灣為終點，享受郊遊樂趣。我們平時散步經常行經中央公園。想去野餐就一定要去佐敦谷公園。那裏有片大草地，安坐看看書聊聊天，餵餵魚，很快就消磨了一個下午。

一進入中央公園，兩排刺天的垂葉榕像門神般地站列兩旁。這裏種有幾十種大樹，有王棕、洋紫荊、蒲葵、皇后葵、杧果、假檳榔、南洋杉、日本葵、大花紫薇、鐵刀木、雞冠花、串錢柳等，還種了很多榕樹，有印度榕、細葉榕、垂葉榕等，綠蔭環繞，林木蔥蘢。山上的一股泉水被引入公園，為設計者隔成兩個小湖，流水潺潺。湖邊花紅樹蔭，一簇簇不同的鮮花，爭相吐映，開出紅的、紫的、黃的、白

的、藍的顏色，真的是花團錦簇，鳥語花香。愉景灣位於大嶼山東北部，是個充滿異國風情的度假式休閒社區。愉景灣的大白灣沙灘是愉景灣的重要景點，是一個休閒好去處。情侶行沙灘看日落，用蠟燭砌心形，一家大小嬉水堆沙，年輕人玩沙灘排球、掟飛碟。大白灣沙灘上更有大型兒童遊樂設施。不同人以不同方式享受愉景灣的陽光與海灘。在日出日落前後大約半小時，這時太陽在地平線的附近，光線透過雲層的散射變得很柔和，而且色溫在天空由暖到冷或漫天金黃色，形成魔幻般的效果。

當一個人心情鬱悶之時，散步不啻是一種紓緩心情的手段。蘇軾詩曰：「先生食飽無一事，散步逍遙自捫腹」。飯後走一走，觀觀美景，影影觀相，秀到朋友圈，不僅有助身體健康，更會讓你心情愉悅。身在香港但來到愉景灣，此景此情也會讓你有一種出國的感覺。我愛愉景灣，不是因為它有什麼驚人的景點，它是一種感覺，來過的話你就會明白了。